

ཡིང་པོ་སངས་རྒྱལ་པོའི་ལྷ་མོ།



格萨尔王与嫫妃

西藏人民出版社

1242.1
220

མེད་གེ་སར་རྒྱལ་པོའི་ལྷ་དཔུང་།

格萨尔王与王妃

责任编辑：鄢玉兰

装帧设计：阿 曲

格萨尔王与嫫妃

黄文焕 编 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开 印张9.875 插页：7 字数：17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223—00197—6/1.33

定价：2.35元

前 言

由于抢救、整理、出版藏族长篇多卷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大力开展，一大批藏文版的史诗部卷近几年来相继问世，加之相应的简要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空前的浓厚兴趣。很多读者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汉文译本，当然，翻译并出版好《格萨尔》的汉文译本，无疑会使藏族人民长期辛勤创造出的这个历史文学瑰宝，在增进民族文化交流、繁荣我国文苑，扩大国际文化交往等方面、发挥出他自己独特的重大作用。不过，汉译《格萨尔》的工作十分艰巨，需要相当的时日才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然而广大读者要求尽快尽好地了解《格萨尔》，那么，只有再增加两种补充办法才能缓解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首先，尽快对每部史诗作简要概括的文字介绍。前段时间里已经有些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不少成绩，当前这一工作也仍在继续进行着。可是实践表明这也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业。因为要把几十万言甚至上百万言的一卷史诗，仅用几百字或一两千字准确生动地概括好，实在是很难的，而且史诗的部卷又那么多，做起来也必须有相应的时间，所以单靠这一种补充办法也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就还得再用另一种办法来做补充，这就是以一定篇幅把每卷的故事精练传神地编写出来，供广

大读者在看过简要介绍之后、见到全文译本之前，对一些重要的、精彩的史诗部卷有一个适当的广度和深度的了解，从而适应广大读者的一定需要。这样，三种办法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经过不太长时间的努力就会使情况大大好转，而使各类读者得到相应程度的一定满足。这本三篇一本的故事就属于第三种办法的范畴，也就是把藏文的史诗部卷以汉文写成故事，将有联系或可以合于一册的几卷刊成一本，我以为无论就介绍《格萨尔》而言，还是就便于广大读者欣赏来说，都是方便、适当的。因此，我鼓起勇气做了初步实践从事探索。

把《史诗》写成故事既有别于全文翻译，又不同于简要文字介绍，我采取以下几个基本原则来处理：

一、仍按《史诗》原来分卷状况逐个编写。

二、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情节、人物。

三、认真保持原著中描绘出的历史背景、社会面貌、民族特色、宗教信仰、精神境界、道德风尚以及风俗习惯等等。

四、有选择地再现或者融汇提炼原著中的精彩诗篇词句。

五、在忠于原著的思想、情趣、脉络和模式的前提下，适当地掘发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而绝不增减、改变、甚至重新“塑造”人物。

六、运用汉文学中通俗故事形式来写。

说明以上几点是为着请广大读者阅后，对于我这次实践探索给予指教，以便今后做得更好一些。

为什么首先选择这一本中的三个故事编成一本呢？除了

这三卷在整部史诗中属佼佼者之外，还因为这三卷在整部史诗中，实际上占有首、中、尾三个重要地位，或者说典型地位的缘故。

《赛马登位》当然不是史诗的第一卷，前边还有《在天界》、《九卜》和《降世》等篇，但实际的开篇则是《赛马登位》。不登位，神奇雄伟的身世就没有落脚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不登位，轰轰烈烈的英烈事业就无从开始，多卷长篇也就无法组合贯穿。抓住《赛马登位》这个实际开篇，便可上下贯通、纵横融汇、天衣无缝、完整丰实。抓住史诗结构的这个绝妙开篇作为汉文故事的开端，既便于笔者描述也便于读者理解。《地狱救妻》是尾，主人公闯入地狱救出爱妻，又双双进入极乐净土，表明了主人公的天赋使命圆满完成。史诗原著以如此异乎寻常的一卷来结束自己的整个篇幅，给人以新颖、丰满而又遐远的感受，这又是史诗在结构上的杰出创作。把这样的优秀尾篇与前述那样绝妙的开篇，相互对应而合于一本，可以使读者阅后有首尾俱全之感，从而对史诗有一个简练明白的线条式的了解。然而读书阅过这一首一尾之后，大概会产生极想知道一些继首接尾的部卷的心情，因此就又选入一部能够承下启上的《征服拂汝》卷。应该说原著中适于采用来起这种作用的绝不只《征服拂汝》这一卷，不过经过比较终于选定了这卷。这是因为《征服拂汝》是英雄业绩中征服异族劲部的第一个重大功勋，因而有着特定的典型意义；其二，恰恰是主人公树立这个具有独特重大意义的功勋时，同被降除的拂汝部主之妹缔结了奇缘，正是这位异族敌部的巾帼英雄，毕生伴同主人公出生入死屡立奇功，英雄业绩里几乎都闪烁着她的毫光，故而她虽列身

于主人公十三嫔妃之中，却是主人公的真正的贤内助，但是她去世后在阴府中受到极不公平的残酷处罚，主人公不顾一切闯入冥阴去搭救的正是她。这样，《征服拂汝》便天然地与《地狱救妻》联系在一起。那么，汇集这样首、中、尾三篇故事于一册，估计能向读者提供一个较为丰满的史诗概貌。然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广大读者赐教！

选这三篇汇成一集还因为她们既有一致的优点，又有各自独到的特点，故而除了可以如前所述的那样，给读者提供一个较为丰满的史诗概貌之外，还可以同时给读者典型地展现史诗的多姿的风格与绚烂的文彩。那么，这三篇一致的优点是什么？简练地概括起来说就是：主题简练鲜明、富有矛盾冲突即戏剧性、情节跌宕出奇而合情合理、人物内心世界揭示深入细致、语言描述形象性强、藏族生活气息浓、诗词、格言、谚言乃至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散文谐调搭配渲染力极大。下面就展开来说一说。

《赛马登位》，谁在赛马中争得第一谁便成为统帅，就主题来说是十分简练鲜明的。但仅仅以此想结构出洋洋几十万言的动人诗篇，一般说来是很难设想的。然而聪慧的作者把这个简练鲜明的主题设置在被流黜因而被剥夺了参加赛马权力和基本物质条件的天神之子格萨尔将通过赛马夺得桂冠登上宝座而成为统帅这样不可思议的尖锐矛盾上，从而使主题富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戏剧性。

《征服拂汝》的主题是：神通广大的格萨尔征服怙恶不悛的拂汝部魔头，这当然简练鲜明。然而一般说来仅仅以此想要结构出引人入胜的篇章是很难设想的。但是，创作史诗的群众作者，把这个简练鲜明的主题，置于屡误天机好不容

易挣脱纠缠而单人独骑闯入层层险障的拂汝部境与狡诈阴险且魔力极强的矩立赞决死拼斗而令人担忧的尖锐矛盾上，从而使主题富有强烈的戏剧性。

《地狱救妻》的主题是：神通广大的天神之子闯入阴间地狱搭救在那里冤枉受苦的爱妻，然后又双双进入极乐净土。这个主题也是十分简练鲜明的，但一般说来，仅仅以此来结构出别致生动的有声有色的篇章，实在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把这样一个简练鲜明的主题，置于主人公与阎罗王各受天命各司阳阴一方，阴阳隔异、法度迥殊，主人公的爱妻于阳世功勋显赫，入冥府则罪孽不恕；格萨尔神通广大能威震阎罗铁殿，阎摩罗力怯却颇具雄辩，各持一端、相拒不下。矛盾斗争尖锐激烈，这样就使简练鲜明的主题增添了使人非看到底以明究竟的戏剧性，从而有声有色地编写出奇光异彩的篇章。

总之，在尖锐矛盾上设置简练鲜明的主题，是史诗的这三卷一致的杰出优点。这样便奠定了诗篇成功的坚实基础。

情节跌宕出奇且合情入理。《赛马登位》首先把天神之子处于伴随母亲流黜边地的伶仃儿境遇中，阴谋陷害他母子二人的晁同大叔，想乘机通过赛马夺取统帅权位，正当他自以为稳操胜券而在赛马聚议会上得意洋洋之时，那克星伶仃儿却不请自来，从而激起汹涌的浪潮。作为赛马的另一重要赛注就是富豪嘉洛的闺女珠牡，偏是她早已看中晁同大叔的儿子董赞阿贝，唯恐赛马有万一的闪失而迫不及待地要在聚议会上自择夫君，可是一连三次抛出信物偏偏都落在小伶仃的头上。众人大哗、她自己出尔反尔、小伶仃并不领情而且嬉笑怒骂把个赛马聚议搅得个地覆天翻，然后一拍屁股回去

陪伴慈母去了。这就引出小伶仃的异母兄甲擦提出“参赛权力人人均等，若无格萨尔参赛便要刀兵相见”的威胁，并且在会后与深谋老算的老总管一道，弄险卖乖地胁迫珠牡亲自去把格萨尔迎来赛马。这就引出珠牡极不情愿地在孤身亲迎小伶仃的途中，先遇黑盗劫路、再遇白面郎君勾魂、刚刚见到小伶仃时又被误认是人熊被他的甩石打成了个头秃齿落的丑老嫗模样。当她得知小伶仃有神通可恢复她的青春美貌时，也不得不暂时屈卑应付，在恢复了青春后仍然嫌恶小伶仃，结果倾盆大雨浇来使她不得不进入又脏又小的帐篷，由于过分饥饿把小伶仃捉弄她的田鼠心、肝、肉，香喷喷地饱餐一顿，吃毕发觉呕吐一地却应了吐蕃订婚的老规矩。还是她三心二意地随同小伶仃折返林部时，又在小伶仃幻化的种种奇险中出尽洋相，但终于她醒悟了、认定了自己理想的夫君是小伶仃，并且由衷地热恋着他。格萨尔被珠牡亲自迎回林地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借“马交易”用九眼袋狠狠敲了狡诈出名的晁同大叔一竹杠，不仅使大叔赔了大量财富，而且在气焰精神上遭到严重的打击。临赛之际小伶仃的其貌不扬，不仅遭到各邦贵宾的讥讽，在平素亲如手足的众姊妹中也激起了激烈矛盾；珠牡胸有成竹肯定小伶仃此番必定夺魁，鄂洛女儿做梦也猜到格萨尔将成功，别的姊妹将信将疑，只是晁同的么女却忍受不了，居然恶语交加破口大骂。而赛场上的情况却使珠牡等人着急万分，原来小伶仃不想争第一也不甘落后倒数第一，而同最卑微的小罗锅并驾齐驱，还说“万一争得魁首，二人平分秋色”，就这样小罗锅依然不屑一顾而要自己冲先，结果是自找倒霉被小伶仃的红宝驹一个蹶抛下山沟里去而失掉了比赛的机会。接着小伶仃才一个一个地追上

跑在前边的诸豪杰，可他还是偏偏要弄虚装病试卜考医，耽误了许多时间却又在狭路上碰见冤家晁同大叔，大叔换了手法以讲说世系历史为由迟滞小伶仃，得亏红宝驹为主人公解了围。再下去追上异母兄甲擦时，小哥俩你推我让，小伶仃在马上竖蜻蜓、翻跟头一派天真赤子情，那甲擦急得说不出道理举剑便斫这不成钢的顽铁，这才迫使小伶仃认真起来。可是那边董赞阿贝已经遥遥领先，任凭天神之子施展法术，也挡不住阿贝离宝座越来越近，自己就是赶不上去。这时天神之子也要起无赖，让瘟神对着马鼻喷毒气，把董赞的骏马憋气跌倒，可是董赞仍然徒步奋力争先。小伶仃只好幻化多身、以假当真地要把骏马剥皮剔肉敲骨吸髓！董赞毕竟是大将忒爱自己的战马，这样才折回来请求格萨尔不要害马而且把马治好，他则保证以后听从小伶仃调遣。这样小伶仃才登上宝座成为统帅。这些跌宕奇出的情节仔细想来又合情入理，把主题和矛盾的深入与开展十分诱人地推进，使全卷迸发出夺目的光彩。

《征服拂汝》的情节推展手法也同样杰出，比如娇妻争宠一再贻误天机，主人公好不容易在天界姑祖母的帮助下摆脱她的纠缠，而他单人独骑刚踏入拂汝之境，却立即与冤家对头奇遇，若不是这位拂汝部主之妹、正义骁勇的巾帼英雄与主人公缔结良缘，那么他的后果是不堪想象的。然而这仍然不能一帆风顺达到目的，还得在佗女的帮助下亲自去闯过一道道险关。经过了种种艰难之后终于见到被掳的火妃时，她却先是不相信，继而担心格萨尔斗不过魔头，故尔要他先自回避待她智慧地摸清致魔死命的底细时再来动手。秘密被她一一摸清，格萨尔也依计一一施行，眼看事态

进展非常顺利，岂知最后一道秘密却是魔头将计就计，当格萨尔一箭射中魔头额间闪闪发光的那条鱼儿时，魔头不仅没有应弦毙命，却是一跃而起揭破他俩计谋、置格萨尔于无法躲避的强敌压身的险境。还是智慧的火妃两次把临危的亲人救起，最后在两人决斗时，往魔头脚下撒豌豆让他站立不稳不能发挥魔力，又往格萨尔脚下撒土灰让他坚实站立有利发挥神通，这才擒诛魔头。按说故事已经终结，可是聪明的作者却偏要加上一个尾巴，用相当篇幅描绘主人公一力提携新妃佗女，以便统治管理好拂汝部，并使她成为该部的权威女主，从而使拂汝部成为自己可靠的臂膀，佗女自然成为自己的贤内助。再加上火妃也不愿意返回林中，从而耽误了岁月，使晁同大叔又乘机勾引回鹘入侵、乃至掳走了珠牡的篇章。弦外余音引得读者极想知道后事，这在安排情节的手法上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地狱救妻》首先安排了主人公与其命友佗女一生中的唯一的一次生离，接下来的便是死别。临终前佗女叮嘱部众效忠夫王、把盔甲战马遗交给夫君、把衣服装饰留给格萨尔等等细节的描述，无疑都非常深刻地展示了佗女对狮王的钟情，特别她拿出当初奇遇定情之物，又祈求夫君实现新婚之夜的秘密誓言——从地狱里拯救亡灵并度入极乐净土时，诗篇把夫妻情笃坚贞不渝之意，宣述得催人泪下。而她死后沦入阴府，她的拒理力争、阎罗的机械执法，终于被判处遍受十八寒林诸苦，为以后格萨尔来营救时设下了及为严紧的情节。天神之子果不食言，施展神通闯入阎君铁殿，定要推翻原判拯救出爱妻，阎摩罗虽然不能与格萨尔力敌，但也是受命于天的一方大王，又有天定的刑条律令，他以此与天神之子

全力对抗，势均力敌各不相让，局面僵持不可解决。这就又引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提出了讨价还价各让一步互开方便之门——即允许佗女脱离十八寒林之苦，但又要主人公时携带十万亡灵出去；虽然不让佗女再吃苦，但却要她明了诸寒林的道理究竟——的情节。佗女在主人公的利导点化下一步步走出地狱，情景见得逼真，道理也明了了许多，只是还有一个根本疑问：“阎摩罗设置了如此残酷的刑法，这般地折磨亡灵，他是否做恶造孽？是否也要依律按令受到同样惩处？！”回答不可能不是苍白的！但是，智慧的作者，把人死后入阴府的一道道险关都释为自我的幻觉，实际上是自身的一种种重要机体，从而开导说：把自身的各种机体调理好，便可自然步入“极乐净土”。这样独特奇异的情节设置，恐怕在世界所有神话色彩十分浓郁的各种史诗中也是唯一仅有的了。把玄玄虚虚极乐天堂与凄凄惨惨痛苦地狱，最终归结为人们损害自己的机体必然造成极大痛苦，而保持自我的健康机体便其乐无穷，这无论如何都是伟大的创举。当然在渲染凄凄惨惨的地狱之苦时逐一地申明情由，这就清清楚楚地宣传了《史诗》创作时代的社会道德标准，而不同于一般神话的虚无飘渺。从情节设置方面来说无疑也是十分成功的。

总之，别具匠心而跌宕奇出且又合情入理的情节铺排，沿着矛盾尖锐而富有戏剧性的主题意向展开，构成了《史诗》引人入胜的豪迈气势。这是史诗的又一大优点。

在人物塑造、性格刻画和内心世界揭示方面，史诗，特别是现在汇集的这三卷也有自己的极大特点。显然，上述把简练鲜明的主题设置在尖锐矛盾上，又沿着这样的主题的脉

络，铺排跌宕奇出的情节，已经为充分塑造人物提供了广阔天地。而史诗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并尽可能揭示其内心世界，就构成了有筋有骨又有血有肉的生动活泼气质。

首先是每卷史诗都突出地描述了斗争双方各一两个主要人物，并且把他们置于整个诗卷的群体活动之中，对于次要人物也并不淡漠置之，而且在烘托主要人物上发挥其他人物不可代替的作用，但绝不喧宾夺主，这样就有血有肉地塑造出一群有主有次的人物。比如《赛马登位》的矛盾双方主要人物是格萨尔和大叔晃同，其次是珠牡、董赞阿贝和甲擦，至于更次要的人物如神医、天卜、先知、小罗锅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有了他们就把主人公烘托得更多彩更丰满，甚至拂汝魔头矩立赞在这一卷中也作为不可缺少的次要人物刻画出来，为下一卷设下隐线。而《征服拂汝》的矛盾双方，主要是格萨尔和矩立赞，而与矩立赞相勾结的晃同，却只用了极简练的笔墨把他勾勒出来。试想，若大块文章地展开描叙晃同，一则没有足够材料，同时也没有必要，反不如简明处之。这无疑是史诗在处理主次人物方面优秀之处。但对于几个有特殊意义的次要人物，即珠牡、阿史那·佗女、火妃，则为了充分烘托主人公却不惜笔墨充分描绘。然而主次界限井然，从而发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至于拂汝的湖獒、黑刺奴、毡衣宰相等，虽然也逐一地做专门章节描绘并且十分生动，但依然主次分明，从而充实、丰润了矛盾双方。《地狱救妻》中矛盾双方的主要人物，其实只有三个，即阿史那·佗女、阎摩罗和格萨尔，然而各种次要人物如冥府鬼使、快役以及格萨尔的后台观世音菩萨都明显地起了积极烘托作用。

三个主要人物各有各的性格与内心世界，各有各的地位

与处境，却又巧妙地构成矛盾冲突的各一方。佗女倔强但阴魂无力反抗不得阎摩罗；格萨尔神通力强却又碍着天条，想搭救爱妻但遇到“律法”的严重障碍；阎王敌不过格萨尔但却有“天定刑条”这上方宝剑便有恃无恐，结果是讨价还价折中解决；偏是佗女既出地狱却还不依不饶，提出铁铮铮的质疑。这样，便把每个主要人物都塑造得各有特性、丰满真实。再加上群体活动的烘托，人物便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总之，不如此则主要人物不可能突出，或者与群体活动脱节，造成主要人物的单薄干瘪；相反，史诗特别是这三卷在这方面的处理堪称杰作。

这样，就为集中笔墨深刻揭示各种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又大开了成功的方便之门。而从手法方面来说，史诗，特别是这三卷都采用了以行动和语言文字来刻画揭示的相辅相成的方式。比如《赛马登位》中的主人公，因其特定的遭遇而具有强烈的被曲扭了的玩世不恭的性格，但又具有同样强烈的不甘压抑、为争公平正义而大显被埋没的神通的内心思想，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他特别幽默的总特点；而在刻画与揭示时，大多用主客观的各种行动来展开，如卷初即说他白天为治理当地黎民黔首而忙碌，但黄昏则与魔神同戏、半夜又去斗妖魔，揭示出他巨大的天才却又受抑而百无聊赖的心情；他那样肆无忌惮地在首次赛马聚议的大庭广众之中，尖刻地以行动戏弄了珠牡、揭露了晁同，然后又不耐庸俗地飘然返回流放之地，表现出他玩世不恭的思想与态度；他对珠牡亲来迎送途中的那些几乎可以说是带有强烈报复心理的“残酷”戏谑，均以行动把这个深受不公待遇的主人公的愤怒和显示甚至是炫耀自己神通的性格与内心世界，都刻画揭示得

活灵活现；在赛马现场的初期，主人公的穿着打扮以及故意落后等等，实际上是尖刻讽刺庸俗昏聩的那些各邦各族的贵人们的行动，当他与小罗锅并驾齐驱时，才说出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人人平等、同分秋色”，而进一步追上豪华子弟时却质问：“为什么同是父母生却有的俊来有的丑，有的富贵有的穷？”从反面提出了“要争平等、要均富贵”。这样精彩的画龙点睛的自白，只用少许笔墨就把主人公行动的要领揭示清楚，从而鲜明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深揭了他的内心世界。而作为他的行动和语言的反向的对方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也随之跃然而出。这样便塑造了性格多彩、内心世界殊异的一大群主、次人物。

在《征服拂汝》中，通过实际行动刻画了主人公初露头角但很不成熟，顾此失彼又常常陷进儿女情长之中，从而贻误大事的人物形象、性格和内心世界。在这卷中的主人公所表现的行为是：明明一再得到天神授记：“现在不去征服魔头，日后便有被其压倒的危险！”但一再被娇妻珠牡所误，乃至爱姬火妃竟先被矩立赞攫走。这本是魔头激怒对手，使其在没有充分准备的仓促情况下自投重重魔障罗网的以逸待劳之计，可是形势迫使主人公一面要摆脱珠牡的死死纠缠，另一方面还得在不知深浅利害的情况下硬闯魔窟碰运气玩命一番。尽管他与魔头之妹缔造奇缘，又靠着她的帮助凭智慧和力量闯过湖獒、刺奴和毡衣宰相三大难关，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与对手决一雌雄的战斗中，实际上是在步步取胜而近逼魔头的关键时刻，他恰恰中了魔头将计就计诱敌深入、尽量麻痹而使对手在用尽伎俩之后出其不意地最后制服对手的毒计。以形式上魔头的步步惨败、不到最后不施出置对手于

死地的行动的描绘，极其深刻地刻画了矩立赞的阴险恶毒；同时以形式上格萨尔在火妃帮助下一步步取得胜利，但最后果然中了敌人恶计的描绘，刻画了格萨尔的不成熟；这样，就把魔头的高强而毒辣与主人公的轻进而中计的失策，造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然而主人公最后的反败为胜，只是靠着火妃临危不惧的智慧！这种胜利值得庆贺但完全出于侥幸。尤其是在获胜后，花了很大精力和很长时间来提携佗女做女主，这当然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也夹杂着迁就火妃不愿返回林部、恋着新得义勇之妃的内心感情，结果导致晁同有充分时机，勾结回鹘大举入侵主人公本土，主人公的雄伟事业又面临一次严峻考验。总之，把魔头的高强、然而又有重大失误、但还粗中有细、没有把握不施绝招、以败为胜的性格和极其毒辣凶残的内心世界描绘了出来；同时把主人公既有智慧、神通的一面，又有很不成熟的一面都刻画出来，这样就把魔、神都人化了，化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能看到的活生生的人物。这无疑是一卷在广大听者、读者中引起强烈兴趣的又一特殊优点。

至于《地狱救妻》中，一开始就以佗女怎么也不能理解夫君为何这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带她出征，而反衬了这位与主人公生死与共、不可须臾分离的异族巾帼英雄，是多么钟爱她的共命友，又多么习惯于戎马生涯！然而她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性，史诗这卷以她临终遗物的精彩笔墨，刻画了这位临阵摧敌杀人不眨眼的女英豪的另一面性格和内心世界，即淳挚温沉的爱情、体贴入微的贤淑女性，以及妇女在离开了亲人时特有的感情——不畏死，也不畏苦难，只怕不能同亲人长相聚首，因而热切地盼望着郎君履行

诺言，归来后同入极乐世界。这样便透过巾帼英雄的泼辣、勇武甚至粗鲁的外貌，将其内心的女性和温柔情感，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乃至她到了阎罗铁殿上面临冥判时，那股绝不逆来顺受而要争斗到底的气概，则又与其它部卷对她的描绘，在性格和内心世界方面的一致而形成完整统一的形象。直到她虽然走出地狱即将进入极乐净土之前，还尖锐地提出：“阎罗如此残酷作恶，又有谁来处分他”的问题，把她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刻画得特别光彩照人，十分成功地塑造了这个人物，这无疑值得赞赏的妙笔！

所述这些就是本册中所选入的三个故事的一致的优秀之处。

那么，这三部又各有什么自己独到的特色呢？我以为《赛马登位》的绝妙幽默格调；《征服拂汝》的娇、智、勇三角情场中的侥幸成功与必然失误的交织；《地狱救妻》中依次阐发善恶因果报应的社会道德观念及标准，与对这种理想化的观念与标准同社会实践的尖锐矛盾的大胆质疑的交织，就是这三部各自的闪烁异彩的特点。

这样编排起来的一册故事集，估计将为读者提供史诗丰姿多彩面貌的一个梗概。

最后还得再扼要地谈谈史诗的这三卷的语言艺术问题。这三卷大抵采用了通俗流畅的“词”的形式，又在其中有机地带出谚语、格言与比喻，以这么多的藏族民间文学的擅长手段来渲染人物、情节、事件和主题，必然是琳琅满目老少皆爱的成功作品。史诗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其语言艺术的魅力应该算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除了语言手段的多样化之外，便是语言艺术的形象化特